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76 •



朱筠年譜

姚名達編

汪輝祖傳述

瞿兌之著

章實齋先生年譜

胡適著

姚名達訂補

崔東壁年譜

姚紹華編

俞曲園先生年譜

徐澂輯

沈寐叟年譜

王蘧常編著

林畏廬先生年譜

朱義胄編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76 ·

歷史·地理類

上海書店

姚名達編

朱筠年譜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

序

這本小小的書，竟費了我四年的功力：

當十六年一月十六日，我因根究章實齋的學術淵源，開始作朱筠的研究。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六日，寫成了一部朱筠年譜。那時的用意原是幫助章學的探討，而所採的史料又僅限於簡河文集，既未旁搜博考，亦不知朱筠的偉大程度達何境界，故梁任公先生見了此譜時，親筆批曰：『爲朱筠作譜，頗有無益費精神之嫌，但借此以鍛鍊作史之才，未爲不可耳。』我也因此說：『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，那朱譜也可以銷燬了。』

但是任公先生曾鼓勵我說：『章實齋值得有人終身研究，』我的『章實齋』研究也迄今不曾完畢，因此朱譜不但不會銷燬，而且因讀書日多而益覺朱筠的偉大，而隨時訂補，竟不能不費兩個月的功夫去整理一下，重寫一番。

現在我可以說：

朱筠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。

朱筠是乾嘉樸學家的領袖。

清代樸學的祖師，一般人推爲顧炎武、閻若璩，這固然不錯；但樸學之所以發達，成爲一種學派，完全因清廷開館採輯永樂大典，纂修四庫全書（註一）造就了一個校書做學問的環境（註二）所以稍有天才的人都跑到京師來校書（註三）稍有學問的人都利用這個機會來做訓詁考證之學（註四）而提議開館校書採輯永樂大典的人就是朱筠（註五）朱筠不但有此大功而已，並且隨時隨地鼓勵別人去做這種事業（註六）用心盡力幫助別人做這種事業（註七）所以做這種事業的人都推他爲盟主（註八）而社會上一般人號通經博古之士爲朱派（註九）朱門弟子著錄的有五六百人之多（註十）單就四庫全書一役而論，總纂官紀昀是他的同年，陸錫熊是他的弟子，總閱官朱珪是他的胞弟，莊存與是他的同年，提調官劉謹之、劉種之，協勘官程晉芳、任大椿、梁上國都是他的弟子，纂修官如戴震、姚鼎、邵晉涵、周永年、翁方綱、曹錫寶等都是他的至友，分校官如王念孫、馮敏昌、溫汝

适等都是他的友生，（註十二）他自己也親預其事，（註十三）直接間接的功勳已是不可數量了。再就他培植後學而論，如戴震、王念孫、邵晉涵都會在他的幕府，因他的揄揚而成名，（註十三）汪中、黃景仁、章學誠、洪亮吉、李威、吳蘭庭、楊師會、武億等，不但常在幕府，以成學問，且有長寄門下，相依爲生，至二三十年之久的，（註十四）當時學者，間接受其影響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論，（註十五）僅數其門人著述，已極可驚。章學誠之史學，洪亮吉之地理學，任大椿之禮制學，錢坫之文字學，程晉芳、武億之經學，黃景仁之詩歌，孫星衍之訓詁學，江藩之傳記學，汪中之諸子學，汪輝祖之姓氏學，皆卓卓有名，傳於後世。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傳授啓發，方得有成。（註十六）所以我們若通讀乾嘉學派的著作及其傳記，便可知道朱筠對於當時學風實有莫大的影響；他一面既提議開館校書，造就了校書的環境，（註十七）又復授徒養士，造就了養士的風氣。（註十八）所以他的確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，亦即樸學家的領袖。惟有他才可以籠罩當時一般學者，擔當這個名義。（註十九）

但是，他做安徽學政時，曾因公事不合程式，驟降四級，雖然微幸恢復了編修的職銜，（註二十）又

因不能順承時相的私意，（註三十一）所以終究不能得志。一方面，他只注意培植人才；公事以外的時間多消磨於詩酒文會，授徒訪友，（註三十二）所以無暇專心著述。因此，朱筠的名字，不大為後人所知，而他的偉績大功亦幾乎被別人略奪。（註三十三）其實，我們研究學術史決不專從著述去觀察學者，尤其決不因官銜的大小而異樣看待。況且朱筠倘使稍微遷就些，一帆風順，做個大學士，總裁官，也不過百十人中的一而已；（註三十四）他縱使終日矻矻，著書滿家，也不過千百人中的一而已。我們今日研究清代學術史，推求其發達的原因，勢必歸功於四庫全書館之成立；（註三十五）若問建議開館者是誰，舍朱筠外，還有第二人嗎？我們今日研究乾嘉學者傳記，至章學誠、洪亮吉、武億等百數十人，推求其成功的原因，勢必歸功於朱筠；若問當時友生最盛而成績又最著者為誰，亦惟曰：「舍朱筠外，皆不及也。」（註三十六）

以上所說，是我徹底研究朱筠之後，對於他的認識；並不是先有了這種成見，然後去找證據。而我做這年譜，也祇是一種研究學術史的工作，並不是專為表彰個人。所以我不單寫他的好處，並且

寫他的壞處；只要他原是什麼樣子，我就把他寫成什麼樣子；大而豐功偉烈，小而曠懷逸事，我都把他的真相寫下來。而尤其注重的是他的友生活動狀況，所以將他死後的餘響寫至數十年後，並且附錄幾種表格。我覺得若不如去寫，單看他的生平，還不能看見他的偉大，還不能了解他的價值。但因要如此寫，便困難多了。從前我曾經說過朱譜做來很容易，所以說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後，就可以銷燬；現在卻因日積月累，成之不易，拿來做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參考書又很有用處，所以又『敝帚自珍』想留爲世用了。

現在，敬以此小冊子，求教於海內外學者，且以紀念梁任公先生；承他的批改和指導，這小冊子才得成功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，

姚名達序於上海。

註一 未修四庫全書以前，未嘗無樸學家，然亦各自閉戶自修而已，未有大規模的工作，未有多數人的附和也。自四庫館

開，才士歸集，校讎著述，遂成風氣。此事吾有詳明之考據，記於中國史學年表；又有通括的敘述，著於中國史學史。

註二 四庫館發括有學之士，優予位祿，使得安心校書，不憂衣食。而纂修等官又各自出資，延聘賢士，代爲校書。這個環境造出的人才委實不少。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敘此情形甚明。

註三 如洪北江年譜所述洪亮吉入京校書之事，卽其一。以吾所知，不下數十人。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已敘此種情形。

註四 在四庫館者如戴震、王念孫等，未入館者如錢大昕、王鳴盛等，皆皆有錄可食，有書可借的機會，來做學問。

註五 詳情見本年譜乾隆三十八年下。

註六 如章學誠、汪中、洪亮吉等，都因他誘掖而發憤著書。

註七 賢士無力學者，皆資助之。如黃景仁、武億皆是。兩當軒集庚子歲暮懷人詩尤其可證。

註八 見汪中上朱先生書，江藩漢學師承記。

註九 見孫星衍簡河先生行狀，李威從遊記。

註十 據李威從遊記。翁方綱哭竹君詩則謂『門牆著錄到千人』，今猶可考者尙一百餘人。

註十一 其關係詳見本譜及附表。

註十二 見四庫全書職名。

註十三 見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，李威從遊記，段玉裁戴東原年譜。

註十四 如楊師會。

註十五 如阮元輯經籍纂詁。

註十六 各人均有自述，本年譜亦略其事。

註十七 卽四庫全書館。

註十八 此後如畢沅、阮元、謝啓昆、曾燾、孫星衍皆能羅致博學之士於幕下，校書著書，卽受朱筠的影響。前此此風不盛，由朱始然。汪中上竹君先生書可證。

註十九 論學問，當時經學推戴震，史學推錢大昕、邵晉涵，然皆專心學問，各得一偏。惟朱筠主持風會，雄長壇站，盡交名碩，力引後進，最爲當時所推。蓋其度量寬大，氣魄飛揚，能兼容並包，不拘一隅之見，故其門人分道揚鑣，無所不備，而同輩友朋亦無間言也。

註二十 見本年譜乾隆三十八年。

註二十一 見本年譜乾隆三十一年。時相指于敏中。

註二十二 諸家傳記皆述其盛。凡大人物不能著述，多因酬應。

註二十三 梁同書名人尺牘說紀昀建議韓絳永樂大典中佚書。吾已辨其妄於乾隆三十八年下。

註二十四 朱筠弟珪官至大學士，其對於社會的貢獻，就不如筠之大。

註二十五 洪亮吉邵學上家傳可證吾說。

註二十六 戴震等門徒不多，震之徒且多從朱筠學；筠之徒既多，且多與震等爲同輩，同有功于樸學；同時亦以門徒衆盛，稱者爲王昶，而僅以詩教故朱筠之徒，堪風首倡。

朱筠年譜

目次

序

先世述略.....一

年譜.....五

餘響.....九三

門人一覽表.....一二九

詩文年表.....一四五

著述考.....一五七

朱筠年譜

先世述略

朱筠先生字竹君，一字美叔，號笥河，順天大興人。其先世自南宋以前，無可徵考。南渡時，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。嗣有福三公者，自蕭山七都朱村橋移居同縣越寨，是爲始祖。一傳進八公，再傳寧二公，三傳至德三公，始定居同縣黃閣河。其時約當明洪武永樂間。歷公六公，常二公，登大公，丙十一公，凡八世皆業農，逸名字，但傳排行。丙十一公生長十六公，名應龍，字近山，嘉靖間生，萬曆間卒。子付七公，名道聰，字懷山。子英三十二公，名尙綱，字日章，明末任清河遊擊。子雄二十四公，名必名，字顯之。清初北遊京師，交結賢豪，數致千金，輒又散之。其卒也，貧無以斂。配白夫人，生子容俊。登俊公未冠喪。

父卓犖有奇志。康熙丁丑，知湖北長陽縣，務與民休息，不爲煩苛操切。嘗於官舍之西北隅，築環翠亭，鑿池栽花，暇憩其上。歲時令節，則置酒食，召父老，問所疾苦，具得其情。間有能飲酒者，輒極歡盡醉而罷。在官十二年，以母憂去。縣民爭送數百里外不絕。服除，補四川琪縣，知縣留家於京師。在川數月，內遷中書科中書舍人，卒於官。元配何夫人，生子文炯。繼配馮夫人，生子文炳。文炳公字豹采，卽筠之父也。以康熙丙子生，一年而隨父之長陽。早歲入學，敏異過人。師授以經書，令手寫之，蠹卷不誤一字。自是作書，未嘗有一字之訛。歲壬辰，入籍大興，補順天府學生。執經高安朱軾之門。嗣又從宜興儲大文受業。爲諸生久之，年三十餘，竟不獲一鄉舉。乃以廩膳生貢國子監，試八旗教習。期滿，當需次爲縣。會歲乙巳，登俊公卒，無環堵立錫以遺其子，有女九人，在室者尙四五。文炳公哀禮謁盛，殯事初舉，次第擇配嫁其姊妹。時與名流往來，上下其議論。雍正乙未，就吏部銓選，分發陝西，以知縣試用。陝甘總督岳鍾琪一見奇其才，檄署咸寧、劇縣。會西陲用兵，軍書旁午，指揮立辦。改知整屋。凡七年，多善政。渭濱岸圯，田沒賦存，民以爲病。公思解其困，偶於署中屢視古碑，知前代有令，民墾終南山荒田，得以其賦當渭濱所沒，大喜，趣召吏，檢故牘，具得其根柢，乃手自擬稿，請上官轉奏朝廷，卒得免除之令。所生全

者數萬家。時有議鑿終南山以通四川挽輸者，計程近於大路數十日，上官召公示意，謂必可行。公率吏裹糧，纏足入山，備歷險艱，路絕而返，令從者隨繪爲圖，以上上官，具陳此道必不可開狀。上官納讒，責畫者不實，畫者死誓，對如公言，開道之議始寢。陝西人實庇賴焉。知西安府衡水王紹文素有懸夫之號，獨喜公伉直，每見與語，不覺日移，以故公得行其志。追紹文引疾罷去，後任素疾公，撫他事劾落其職。公怡然曰：『吾爲清白吏，歸教子孫，豈爲失計哉？』時雍正乙卯也。丁巳挈家歸京師，置宅杜門，延師教子。生平力學攻文而連不得志於有司，則以文行之實誨其諸子，而望諸子進身科舉之途。配徐夫人順天徐覺民之女。有子四：長堂，次垣，季珪，篤其第三子，皆以科名顯。卒稱公志。有女六：長適王啓緒，次適呂元龍，三適何延禮，四適王大鶴，五適張起麟，未嫁卒。六庶謝氏出，適王振綱。公卒時，篤年已三十六歲矣。

本篇參考去珪知不足齋文集……竹君朱公神道碑，章學誠章氏遺書朱先生墓誌銘，朱筠荀河文集先府君行述，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，王昶春融堂集翰林院編修……朱君墓表，鑒別錄鑄而成。

